

永远向战而行

■黄宗兴 丁文辉 李梦奇

文艺轻骑队风采录

天山高寒，冷风如刀。
 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，新疆军区文工团文艺轻骑队，穿越茫茫雪海来到某边防团，为这座营盘带来了融融暖意。
 这支队伍爬雪山、穿戈壁、过荒漠，“串门入户”把精彩演出送到边防线上，驻训场，用官兵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，演绎新时代军人的忠诚本色、时代担当。

去年11月初的一天，新疆军区某团刚参加完军区年度军事训练考核。数百公里的行军机动，连续多个昼夜实战演练，让不少官兵感到疲惫。队伍休整时，随队训练的文艺轻骑队队员们迅速换上演出服，拿出便携式音箱，就地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文艺演出。一个个节目陆续登台，调动了官兵热情。一时间，休整营区里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……

立足现有条件进行“小、灵、多、快”的演出，这是新疆军区文工团为战转型的真实写照，也让去年年初以来他们的百场演出，受到基层官兵一致好评。

好口碑来之不易。新疆军区文工团是改革调整后，全军保留的三个文工团之一。在转型探索阶段，他们面临着新“课题”：如何服务练兵备战？如何激发部队士气？如何保证节目质量……文工团团长蒋兴国大胆迈出“解题”的第一步：“一切着眼基层官兵，一切服务练兵备战，去琢磨、去探索、去实践。”
 陆军的一次练兵备战及转型建设集训，让他们找到了方向。集训中，“文艺轻骑队服务练兵备战”成为最后一个汇报剧目。

一次演练间隙，某装甲连正组织休息。一辆野战政工宣传车卷着尘土进入视野。停车、下车，演出队员鱼贯而出，演出很快开始。

这场演出，虽然只有28分钟，但装甲连官兵都觉得演出“很提劲”。演出结束，队员们收拾行装，随即赶往下一个休息点。一天下来，演出队长王明政深有感触：“节目变课目，一字之差，区别却很大。”

一个字的变化，反映着这支队伍的变化。文艺轻骑队作为战场上的一个重要单元，演员成为战斗员，演出成为提升战斗力的“倍增器”。这一年来，他们力求舞台跟着训练场、节目聚焦打赢仗，把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与火热的训



练生活对接起来，让步战车 and 宣传车并驾齐驱，演出队员和战斗员步调一致。

换回单薄的演出服，披上大衣，队员们顶着刺骨寒风，一步步走上哨楼。

哨楼海拔5380米，这是“生命禁区”的高度。队员李璇、郭瑞唱响了《生命禁区》，每次换气都颇为艰难……3首歌曲，2支舞蹈，时间很短，却让哨楼上的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感人至深的故事、催人泪下的场景，在为兵服务的路上不时上演——在某部高原驻训点，队员们还没经过适应，就忍着高原反应开始演出。许多战士称他们是“野战文艺兵”，给他们送来自制礼物。演员夏提古丽说：“这是战友对我们的肯定，这一次演出值得我铭记一辈子……”

“老边防，老边防，你说你还要当兵扛枪守边防……”一次在阿里高原演出，演员王明政唱了那首根据边防军人真实经历创作的歌曲《老边防》。一位在高原戍守了十几年的老兵，红着眼眶跑到后台，对他说：“你的歌把我唱哭了。青春献给了高原，我从从不后悔。”

脚下沾泥土，艺术有真情。改革转型以来，新疆军区文工团先后派出十多组创作人员，深入一线部队，过士兵生活、听战士心声……一路走来，创作人员们感受到了太多来自基层官兵内心深处的风景，一个个富有兵情兵味的歌

二

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”……这些喊在嘴边的口号，在轻骑队与边防一线战士近距离接触中，变得格外具体。

去年6月，文艺轻骑队来到神仙湾哨所。出发前队员们没想到，这次的慰问演出会产生如此效果：富氧训练室里，战士围坐在演出队员身边，每当一个节目结束，台上台下的人都在红着眼眶鼓掌……战士说：“感觉歌里唱的就是自己，演的就是我们的生活。”

当歌曲《永远的精神高地》响起，在场所有人齐声高歌。看着边防战士那一张张沧桑黝黑的面孔，一双双粗糙龟裂的手，演出队员们情不自禁掉下泪来。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演唱队长陈晓昂动情地说：“这不仅是一台演出，更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。”

得知在哨楼执勤的战士未能观看演出，队员们跟着正在这里调研的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领导走上哨楼。

“那里实在是太高了，怕你们吃不消啊。”指导员李士福劝道。
 “战友在哪，舞台就在哪！”团长蒋兴国的话，道出了队员们的心声。

二

兼职文艺骨干唱主角

■杨楠 谭卓廷

“展干事，我也想唱一首！”台上歌声刚落，台下的新兵毛志江按捺不住，在一片掌声中上前接过话筒，高唱了一曲《我的天空》……新年前夕，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野战文艺小分队，以新兵野营拉练途中休息点的一块空地作为舞台，用快板、燃曲、热舞和一个个红

色故事，为新训官兵送上一台战地文化演出。

没有灯光，没有配乐，拉练场上的演出依然精彩：根据官兵训练日常生活创作的小品《能量饮料》，让官兵忍俊不禁，颇有共鸣；重新改编歌词后的《为谁写的歌》，唱出众人从军报国的青春

梦想；情景剧《我也想逐梦海天》讲述了一位新兵崇尚英雄模超、坚持在磨砺中成长的内心独白……

“一个背包扎起全部‘行头’，灵、快、活，这就是我们文艺轻骑队的优势所在。”文艺小分队成员展华自豪地介绍。近年来，该支队积极从基层战士



白衣天使·人民卫士(油画)

孙立新作

创作者说

我想通过这幅画，来表现面对四处蔓延的疫情，我们的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冲到第一线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医务工作者的责任、担当和奉献精神。在他们身上，体现了华夏儿女在灾难面前万众一心、排除万难的决心和勇气。这群白衣天使，也是人民卫士。他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大步向前，为患者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……

记忆芬芳

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在志愿军九兵团文工团里，有一支十多人的腰鼓分队，我是其中一员。这支队伍非常年轻，大都十七八岁，最小的只有十四岁，唯有姓郭的分队长年纪大一些，是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。

腰鼓分队于上海解放后组成，其成员一部分是渡江前在山东参军的青少年，一部分是上海解放后参军的学生。我们曾经打着腰鼓参加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游行。此后腰鼓就一直跟着我们，从祖国的江南直到抗美援朝的前线，鼓声响彻北朝鲜的山谷河川。

其实腰鼓分队，并非只打腰鼓，在演出中唱歌、跳舞、敲大鼓、拉二胡、演戏样样都行，但我们集体出现在舞台上，总是在打腰鼓，所以得名“腰鼓分队”。打腰鼓一般是六男六女，身穿对襟镶边腰鼓服，头扎陕北农民式的包头，用红色长绸将腰鼓牢牢系在腰间。分队长则穿上与众人不同颜色的服装，以指挥鼓手的转换和节奏变化。

在整个演出中，腰鼓队不是开场就是最后压台，可称是重点节目了。上台表演的腰鼓从头至尾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：在动员时，打的是“进军腰鼓”；当战斗结束，又变为打“胜利腰鼓”；总结评比大会，则打“庆功腰鼓”。尤其是庆功腰鼓，常常会造成演出的高潮，我们在说词中，将功臣的名字一一唤到，将他们的功绩细细说表。这时被表扬的人，红着脸、低着头，周围人笑着看着他们；指挥员坐在那里，不吭声但心头美滋滋的。台上台下融为一体，活跃非常。生动的庆功腰鼓，直接起到了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积极作用。

腰鼓分队的生活也很有意思。行军，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。每人身上除了背包、米袋，还有一个圆滚滚的腰鼓架在了背上。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，腰鼓分队的个头是最矮小的，背上却鼓得比谁都高。

连续的长途行军，对我们腰鼓分队，真是个很大的考验。每天吃过晚饭，天还没有黑下来，队伍就要出发了，一直要走到启明星高挂，天都亮了才休息。刚开始走，人人都有劲，也非常兴奋地互相逗趣，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，可到了深夜，一个个都安静下来了，又累又饿又困。连续夜行军极度疲劳时，齐步走就成了下意识，不少人掌握了边走边睡觉的本领。当然这种享受是短暂的，经常不注意就会撞到前面人的腰鼓上去。

干到了营地，个个累得顾不上解背包就躺在草铺上了。这时最累的是分队长和班长，为大家烧水，催大家起来吃饭。宿营的房子有时分配不过来，就把腰鼓分队塞到一间房子里。如果只打一个地铺，分队长就睡在正中间，他的两边是年纪最小的男孩和女孩，依次向旁边排开，最大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就分别睡到大铺的最外头。

腰鼓分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，分队长像老大哥一样带领着大家，年轻的文艺战士就在这样的战斗集体中，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在艰难困苦中我们从不动摇，在生死考验时我们不曾动摇。那一段的生活，是值得回忆的火热的战斗生活。

1951年夏天，我们志愿军九兵团文工团，住在一个小山沟里。在山沟侧面的坡上，各分队都挖了自己的防空洞，里面打起地铺，垫上茅草，这就是我们的宿舍。为了防空袭，我们在洞的周围移栽上几棵松树，如果哪棵树叶变黄了，就得及时换栽，以免敌机发现目标。在山洞口上，兵团机关专门派有防空哨，敌机一来，就鸣枪报警。

这天上午，天气晴朗，我们腰鼓分队正在防空洞前的空地上排舞蹈，可恶的敌人又来了。这次来得特别快，我们的防空枪刚刚响过，敌机已沿山沟不断地轰炸扫射了。郭分队长催促大家赶快进洞。当我们刚进到洞里时，一声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就在我们头顶上响了，震得洞顶上的土一个劲地往下掉，接着就是一阵寂静。

我们腰鼓分队的同志，年龄都偏小。郭分队长在生活管理上，特别尽心。今天挨炸了，他更是严格。在外面情况未稳定前，是不准我们出去的，大家只好在寂静中坐等。

不一会儿，吹哨了，这表示空袭警报解除。走出防空洞，就看见戏剧分队

难忘那支战地腰鼓队

■丁梅华

那边，已变了模样。迁载的那棵老松树已经被炸得连根拔起，横躺在洞口中间的路上，炸弹下落处翻起了高高的一堆沙土。全团立即集合检查人数，除了有三四个同志受伤外，戏剧分队的两名同志庄严、李世增找不到了。空袭前他们俩没有外出，估计也不会走得太远。领导派人到附近的松树林里去找，没有他俩踪影。这时，一个同志走在沙土堆旁，无意中捡起一张纸片，那是一本《怎样讲快板》的书的封面。啊！这是李世增经常看的书，他们不会就在这堆沙土中？快些拿铁锹来挖！

当时我们挖那堆沙土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。急于找到他们，铁锹得是又急又快。但当挖见他们时，大家又是那样小心翼翼，生怕给他们受伤的身躯再增添新的疼痛……

可是，将他们从沙土中挖出来时，他们都已经牺牲了。一个是头部中弹，一个是腹部中弹。李世增的手里，还紧握着那本被炸得粉碎的《怎样讲快板》的书。

庄严，上海人，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。1950年离开繁华的都市，来到朝鲜战场。

李世增，山东潍县人，1948年参军，中共党员。平时沉默寡言，工作处处带头。他文化水平不太高，为了搞好文艺工作，他正在埋头学习，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。

下午，团里的老丁班长默默地用松木给烈士钉了两口棺材，将他们掩埋在山沟尽头一块空地上。坟头上立着两块长方形的木牌当作烈士的墓碑。
 傍晚时分，老团长带领我们全团来到烈士墓前，向烈士致哀，向烈士告别。尽管敌机疯狂轰炸，但战局仍在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。不久，我们又跟随部队向南进发了。别了，亲爱的战友，抗美援朝必将取得最后胜利！

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，烈士洒下了鲜血，献出了生命。我们为有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，部队文艺工作队为有这样的战士感到骄傲，我们将永远怀念你们，并以你们为榜样，激励自己更好地为兵服务、为战服务。

(作者为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女高音演员，易之整理)



长征

第4754期